石谿讀周官

石谿讀周官卷二

安溪官獻瑤述

孫　壽相　仝校

地官司徒第二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先儒以司徒經理土地故謂之地官則天官一國未
嘗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也天無不覆冢宰以一官
而兼五官之典非天不足以名之地無不載司徒
以一官而育天下民物之生復天下民物之性非
地不足以名之○以地官掌教者望溪先生嘗言
禮官所教秀民而已土地人民皆隸于地官而親
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而無一人
之不教此古之聖人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而非後
世之治所可及也愚謂教之大旨無非作民忠敬
之心親遜之讓而其所以教者即教著于祭祀喪
紀昏冠飲酒與夫頒職事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
令貢賦之內故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人而無
一事之不教也○民利其利則安民樂其樂則擾
擾馴也安之至也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

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或以六官之上未嘗序列三公爲疑按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位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此三公統鄉民之訟也三公雖無專職而散見於朝士司士等官者甚詳不當以六官之上無三公爲疑矣鄉士

太夫皆卿爵合觀周禮序官除六卿之長別無所爲卿者先儒謂六鄉大夫即以六卿爲之與大司馬軍將皆命卿正合六鄉首善之區施教化則樹之風聲制田里敎樹畜則郊圻充實而後及於四境計賦出兵無事安居有事則更番徵發故以三公臨之六鄉之六卿領之建無疆之基是地官第一義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載師任遠郊之地有牧田牛田卽牧人牛人畜牧之地故牛人牧人充人同屬地官○司徒之屬三農生穀虞衡作材蕃詳焉園圃僅見園人場人藪牧僅見牧人牛人猶嬪婦化治絲枲天官僅見典婦功典絲典枲舉其偶于上者而下者可推而知也○自封人至充人皆以祭祀相聯屬封人掌設社遺凡祭祀喪紀賓客軍旅飾其牛牲鼓人以靈鼓鼓社祭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舞師教帗舞師而舞社稷之祭祀故二官次封人而以牧人巳下三職掌共祭祀牲牷之官敘于其後後儒師心更易之誤矣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

徒二百人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

六十人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鄭氏康成謂縣師主天下土地鄭氏鍔謂掌公邑二說相發明蓋除閭師所掌之四郊遂師所掌之

六遂與公卿大夫所治之采邑其餘內自郊里外至邦國凡有閒田皆縣師掌之故亦曰掌天下土地而非如大司徒通掌天下之土地也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

徒六十人

考三公位在六卿上師氏保氏則以中下大夫爲之其非三公之師保明矣大戴記稱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乃六卿上象三公之位而非可以中下大夫之師保當之也後鄭引以詁此職恐誤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其職曰巡問觀察遍國中四郊甸稍縣都之民皆在奬勸之內矣○載師至均人所掌皆土地人民之事師氏至媒氏所掌皆教禁調和之事次于六鄉之下門關六遂之上若所以毗佐鄉吏教養之政而達之畿內遠近斯道德一而風俗同也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大小相承其制與鄉遂之吏同後鄭謂皆司市所自辟除則鄉遂之吏自上士已下先儒謂鄉大夫使民自推擇賢者能者興其秩而增受田令其子弟備閑民耕之以代祿其說似可信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金銅無荒年
先王通商阜貨以利農法莫善焉故泉府列之地
官而屬于司市徒八十人備銅炭之役多也
疏謂掌市之征布故連類于此乃其一義耳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鄉之官以上大夫主之遂之官以中大夫主之門
市之官以下大夫主之具有深意或疑門與關等
不知王城重地管鑰之任非輕必
位尊權重乃能防閑而禁詰之也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門官府在國內司關官府應設于界首適中之處庶幾關關吏可不時便于檢校疏謂亦設之國內其信然與國貨出入皆有節傳以聯門市故司門以下三職附于市官之後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人掌野秋官遂士掌四郊如以外爲野前後似不相應按大宰九賦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三曰邦甸質人凡治質劑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曰郊日野並不指明鄉遂可知其地難以劃定陳氏汲謂六鄉取國中之地作之不足則取之四郊六遂取四郊六鄉餘地之作不足取之邦甸故六遂之地或云掌野或曰掌四郊乃互見法在原不相背也○或云遂人遂師官府在國內或云在遂後說更長遂地稼穡之事爲多如臨時移用隨地補救皆刻不可緩若官府設于朝必待稟命而行其牘廢也多矣按秋官遂士掌四郊說者謂獄治在四郊以類推之遂人遂師亦當如是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

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自上士以下亦如六鄉使民自推擇能者入使治之而鄰長則無秩猶之遂大夫不以卿爲之皆下卿官一等也遂大夫不以卿攝或謂乃以朝中王官衆之或謂王官各有專司且爲中大夫見於敘官者亦無多人當于會爲王官而致仕歸于家能勝此任者充之即卿之州長黨正遂之縣正亦然是儀禮所謂鄉先生君子也二說未知孰是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遂之賦衆里宰會之遂人遂師令之入于廩人倉人其餘留之于野方春耕時民有不足則頒之待

秋成有餘則斂之所謂散其利也其尤貧者則施之而不責以償所謂施其惠也以其衆聽新甿之治故名官曰旅師後鄭指爲縣師斂野賦穀之官詳本職並無此意鄭氏蓋以縣師徵野之賦貢而此職掌聚野粟不悟此所謂野專指六遂之野言耳惟易氏謂始未嘗補助之政近之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大夫之采邑在稍地其兵賦則家司馬掌之進而小都大都公卿之采邑則都司馬掌之其采邑小之餘地屬之縣師稍人蓋與縣師聯事專主公邑之兵賦者故其職曰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云云也公邑包縣都而曰稍人者舉其一以概其餘鄭氏謂小都大都自稍以出是也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十人徒百人

遂人掌縣鄙溝涂其法達于畿內故序旅師至稻人六職俱主郊野米粟兵車芻薪與夫糞種作田之事次于遂人之下蓋與遂人相左右者也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次土訓誦訓二官于鄉遂之下山林川澤之上者地勢之高下平陂不同所生之物産磽惡各異設二官備顧問王者不出戶庭而五地九土周知洞矚不異與阼大司徒所云土會土宜職其要耳其詳見於圖書則二官備矣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

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
山之虞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
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
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
小藪如小川之衡

山林川澤各分三等與職方不同蓋職方主于同
貫利故所掌者皆名山大川爲一方之綱領虞衡
主于量度土地所宜物產所殖故以山川之大小
爲設官之多寡而撙節愛養之道至纖至悉以義各
有當也閭師職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
事貢其物即下角人羽人掌葛掌炭諸官以其時
取之于山農澤農者是也而專其責于虞衡之官
自王國以達于九州生之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
節星羅碁置與鄉遂之官無以異蓋山林川澤爲
國之寶中庸言天地生物不測而及山水明寶藏
之興貨財之殖皆在是焉自虞衡之政不修利之
所出惟責之三農後世財源日涸皆由于此任在
史館曾以此義請進
特命閣臣改爲
上
旨頒行直省有地治之官果能實心倣古行之其利
民溥矣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丱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稼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自廩人至稾人皆掌米穀舂揄炊爨以類相聯司稼主稼穡不列于鄉遂農官者以年上下出斂法與廩人以歲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相聯事也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稾人奄八人女稾每奄二人奚五人

女稾每奄二人緁八奄共十六人女稾又奚各五人合四十人董冗食于官實繁有徒非是不足以供之也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

以名其社與其野

此承上土地之圖按圖而知九州之地域因類而分之大概不過五土辨其名物而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故必施教以一之如下文土會而所云也辨其名物而知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因而詔地慝任地事如下文土宜所云也辨其名物而量地肥磽為賦高下觀地墽惡為法輕重故因而制地征均地政如下文土均所云也于土會曰辨五地物生于土宜曰辨十二土壤之名物于土均曰辨五物九等此句起下三節較然矣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者先王國次侯國次都鄙下文于制畿疆則曰千里于制侯國則自五百里至百里邦國之數也于制都鄙則曰以室數制之都鄙之數也此句冒下土圭三節文較然矣是二者皆經緯區畫之大端而非圖則無以辨之此掌土地之圖所

以爲大司徒之首務而邦非此則無以立也○建國必設社稷者社祭土稷祭穀而始𢽾稼穡者田主也必象樹之數民報本反始也樹立也同壇祭之也也鄭氏解社稷爲后土及田正之神賈氏解田主爲神農三者皆田主也田主所以配土穀之神鄭賈舍正祀而專指其配食者展轉相因文義不明又將樹字聯下樹木謂田主郎以所樹之木爲憑依益不可解矣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

行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蠃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

先言動物植物者人物皆稟五行之氣以生故以所生之物不同引起所生之民之不同耳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

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此明司徒之教所由起也施教以變化人之氣質氣質之偏但以形體驗之土有五民生其間形體亦有五各象其土而不能相同則知民之性各囿其質而不能相通始于資稟之殊後遂成爲習俗之異先王辨之因設爲十二教以一之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

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以教民言舉五土可包九州以九州之人皆稟五行之氣以生也以居民言五土分爲十二土而十二土之中又各有五土必周知之然後可相宅而周貫利也既辨土復辨壤者庶土與穀土所由分也又草人掌土化之法未化爲土既化則爲壤矣猶須相其宜而爲之種故別而言之於義乃備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作民職如閭師任農以耕任圃以樹令地貢如閭師令農貢九穀令圃貢草木斂財賦如閭師斂圃

中四郊之賦遂師縣師徵野之賦是也土均本以制地征而民間之禮俗亦稱是而爲之節故日以均齊天下之政○合上二節皆經畫土地而因以裁成輔相之有土會之法而民不域於地氣之偏矣有土宜之法而民各享其土壤之利矣有土均之法而沃土瘠土無以相過貧國富國無以相耀矣已下乃及制邦國都鄙之事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

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

而封樹之

典瑞職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蓋量日景而辨分至
定四方者也深如儀禮南北以堂深之深以地之
廣輪言也所謂地中者有二有形之中有氣之中
王于形言天之包地如卵裹黃皆圓體也天地既
圓則所謂地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之下二分
午中日表無景之處為然以氣而言必陰陽五行
冲和會合乃可謂中嘗以歷法推之周髀之說窮
南極北晝夜偏藏赤道之下冬夏適均北極之下
夜其地大寒赤道下一惟中圍當赤道半歲為晝
歲再冬夏其地大暑北暑移盈
縮與時進退二至相除毫無餘欠而洛邑又其中
之中者以其得天地之中氣故謂之地中而以土
圭之法正日景以求之地微如地在日南如東与西廣

則當景短之時賤晳日其地必多暑而非中矣地
在日北如柔分刻北則當景長之時其地必多寒而非
中矣地在日東知今閭刻則當景夕之時如傷東
照之時所近海一帶祇
云夕陽其地必多風而非中矣地在日西四日陽致
帶則當景朝之時之地時偏所西云而朝陽陽日點其地必多陰
而非中矣所謂地中者地之中氣與天之中氣合
也合故四時交而無多寒多暑之患合故風雨會
而無多風之患合故陰陽和而無多陰之患蓋四
時風雨寒暑皆天地為之其交其會其和皆天地
之合為之也然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者非必日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言地中之遠
其影只有五寸用此以為標識耳雖日晷略晴都影
無不正者

○地如彈丸當天之中天動而地不動南北
二極謂之樞紐恆星天之極謂之赤極日行黃道
出入于赤道而月五星之道又出入于黃道各有
其極不與赤極同雖參差而有常可推算而得也

按疏四游之說謂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中日景于地千里差一寸不知地安能升降特日月五星之周天于地有遠近耳千里一寸施之十用自不可遍自衡岳至陽城二千五百里而陽城之表日至尺有五寸衡岳之表夏至日中無影是百大十餘里已差一寸矣鄭賈未解地圖應天度之說宜其解經之謬悠若此〇上二條參李文貞公與茂夫先生暨莊元仲先生論數術之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其食者半後鄭作天子食其貢之入先鄭指諸侯自食其租稅三山鄭氏指地之可食者言先鄭之說于文義較妥所可疑者諸公之一半實封一半附庸侯伯則實封纔一分而爲附庸者半反居二分子男則實封纔一分而爲附庸者反居三分不可解也從三山鄭氏之說與途大夫辨其可食者合然通九土而封之除山林川澤不可耕者半其半皆可耕者于諸公之國既然矣侯伯子男之國亦宜然何以彼此懸殊在大國則可耕者半在次國則可耕者僅三之一在小國則可耕者僅四之一乎不可解也唯後鄭謂大國貢重小國貢輕春秋傳子產曰穴子須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制也題有証據然妳其言當云貢者半或三之一四之一矣不當以食字作貢字解也各家議論紛紜不出三說而究不能衷于至是今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制其地域又曰以其室數制之言以邑中之室數幾何制爲邑外之田地幾何因而封溝之以爲界限也其制之之法又必辨其上中下地不能劃定每家百畮此卽土均之辨等以制地征而但計畝數不言里數者自井邑積而邱甸縣都其里數可考而知也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法而待政令

此總上王畿侯國都鄙之地域既定乃分地職如載師任國中以廛里任園地以場圃是也奠地守如虞衡掌山澤之地爲之守禁迹人掌邦田之地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爲之厲禁而守之是也制地貢如平地地貢九穀山澤貢齒角灰炭是也三者定而地政備矣乃頒十有二之職事于邦國之君都鄙之長使奉爲地法以登萬民而以待上之徵令○自土會至此皆經劃土地之事而安擾人民者在其中自此以下乃專言人民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

二曰除盜賊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自一至五韓氏愈所云安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之道備矣同衣服者古者長民衣服不二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蓋貧富不相耀則民無忮心浮夸者不相慕悅則民有定志此又安之之要也合上二節先王之于民也値其變則荒政以救之處其常則保息本俗以安之所以躋斯

民於仁壽而無一夫之不獲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始和布教有法有象將使邦國都鄙官長縣之以爲民觀者也與天官同施教法非第法而已將使邦國都鄙之吏循之以教其所治民者也教法即德行道藝見鄉大夫職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州長正歲讀教法蓋司徒施之鄉大夫受而頒之之州長讀之凡邦國都鄙皆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吏其受而頒之讀之與象內向故日使各以教其所治民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歛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登萬民與小司徒使六鄉各登其鄉之衆寡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義同頒職事使登萬

民其故有二一則使天于之人各修其職職事修
則民民心閑而不放其誘而之善也易望溪先生曰
冢宰任民九職司徒且增其三焉冢宰制國用者
九職所任財賦所從出也司徒頒教則秀民之學
道藝巫史醫卜之世事庶人在官之服事其職業
不可缺矣一則按籍而稽公家之力役施舍可因
是而詳覈之鄉大夫所謂賢者能者即此之學藝
世事而優焉者也所謂服公事者即此之服事也
有民必有職有職必有征而是三者則覈其繇役
此所以必盡登之而後可歲稽其多寡而定其弛
合之數以待上之徵令也○大司徒定比閭族黨
州鄉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蓋伍兩卒
旅師軍即寄于比閭族黨州鄉之內也大司徒頒
職事以登萬民小司徒乃頒比法使登其鄉之衆
寡蓋老幼貴賤賢能之人六畜車輦兵器之物即
寓于士農工賈職事之內也此皆掌人民之數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有十二教又有三物何也或謂十二教以覺庶民三物以課秀士其說似近而實不然詳州長黨正以下鄉官當讀法之時各屬其州其黨之民而教之何嘗專教秀士特教成而賓興者乃秀士耳然則三物一教十二教又一教歟非也十二教者據其教之始而言也三物者據其教之成而言也當其教之初祭祀則教民敬而已飲酒則教民讓而已昏婣則教民親而已州長凡州之大祭祀大喪黨正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皆教其禮治其事是也及其教之久也有以敬敏任恤見若矣

則閭胥書之有以孝弟睦婣有學見者矣則族師書之有以德行道藝見者矣則黨正州長書之至三年大比則鄉大夫從而賓興之此猶後世立孝弟力田諸科以鼓舞斯民使各修其職分盡其事其不能者不與是選耳非十二教之外別有三物之教亦非教庶民一法於秀民又一法也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或以鄉刑謂扑作教刑非也扑如閭胥之撻罰是也此鄉刑即士師之三刑曰鄉刑上德糾孝與野刑圓刑等同謂之五刑者是也不孝不友之罪浮于元惡大憝造言亂民王制所謂殺無赦者也而以

朴教之可乎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十二教首祀禮次陽禮次陰禮皆五禮也次樂禮六樂也餘雖不言禮樂而無非禮樂之意大約有序者皆為禮不乖者皆為樂先王施教不過使人同歸于中和而已顧承土會而言主于一道德同風俗故備列十二教所以化其氣質之偏也此以澂性陶情而言王于防民偽制民淫故專言禮樂所以祛其情欲之累也夫然而民乃復其固有之善而完其天命之初矣推而大司樂之教國子其為禮樂一也特因其已能者而優游漸漬以臻于熟耳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地官言獄訟最詳鄉大夫用衆庶則聽其獄訟鄉師斷其爭禽之訟司市聽其大治大訟胥師賈師聽其小治小訟以至遂師作役事則聽其治訟遂大夫縣正皆日掌其治訟如此者不一而足皆所謂有地治者也有地治者旣聽而斷之而民猶不服教而訟于司徒復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一以致其慎一以質其成也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

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

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

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望溪先生曰小宰所令于百官府者王宮之事也故不用命者曰不共司徒所令于教官者教事也

故不用命者曰不正○按地官所掌者地所司者徒惟所掌者地故按土地之圖始則辨五土以知地生繼則辨十二土壤以物地事復辨九土以均地政故因而制王畿建侯國造都鄙而經畫土地之事備矣惟所司者徒故遍掌人民之數立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法而民之室數可稽定土農工賈之籍而民之職事可核稽其室數核其職事則民之可任者與其施舍者無隱漏遺脫之弊矣而其大要則使人相糾勸有一善焉可得而舉也有一不善焉可得而誅也此三物八刑所以寓于其後也經畫土地又皆爲安頓人民起見蓋土會所以復民性也土宜土均所以定民居遂民生也舉凡制田里薄稅斂立學校明禮義皆括于其內故以荒政巳下三者休養而生息之也一篇止此二義相爲終始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掌教法而曰以稽民數者地官掌教無一人不在所教之中凡春秋之聚衆庶序吉之屬民皆于讀法之時寓校比之意此經云掌教法以稽九比之數下文又云頒比法以施政教互言之而義見矣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乃會萬民之卒

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施政教行徵令不得民數則政教徵令或有不均而壅蔽之患起然欲稽之必先以校比之法頒之使鄉遂之計簿則歲時入之邦國之計簿則三年受之于是財產有一定之籍人戶無隱匿之弊按之以施政教則政教得其中按之以行徵令則徵令得其平不獨此而已九比之內果人民衆六畜多車輦備則吏勤而政善可知其不能者反是比職未復六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考夫屋平教治正政事正與此相應也然則稽比數頒比法受比要小司徒之所以貳大司徒者此其首務而會卒伍起徒役皆因比法而通及之也

此與天官相聯以歲時入其數卽司會歲會月要日成也三年大比卽司書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也○五家為比比近也輔也作去聲讀因其比近也而校比之又轉作上聲讀○追胥曰比者卒伍既定各以所居遠近相次而追胥也令貢賦者因賦出兵因兵令賦參稽之其政釜均也賦載師任地之賦貢閭師任民之貢後凡言貢賦倣此○條也程氏曰後鄭以九賦為口率出泉又以井田偏屬三等采地全經抵牾不可枚舉矣卽以制軍之法論之本節五人為伍云云賈氏指為鄉遂兵制以比附于比閭鄉里之數而都鄉軍制則取司馬法井十為通每三十家出士一人徒二人實之如其說是鄉遂公邑則每家出一人采地則三十家止出三人何多少懸殊乃爾又況鄉遂公邑大喪大役趨事之日更多乎魯作邱甲每甸五百一十二家百人為兵春秋猶譏之豈有百家徵發百人而

首先重囤其鄉遂公邑之理乎愚意平時訓練賦
七萬五千家可任著以二家五人為率至于調發
自以甸出一乘之法為準然則下文四井為邑云
云亦鄉遂公邑通行之軍制也審矣○又曰經概
言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未嘗言出軍每家必派一
人也蓋軍事有更番有施會有遠近勞逸有技力
強弱以均人之法通融于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
家之中而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如班志所
云未嘗不聲相聞目相識未嘗不雖愛足以相死
斯制之善者矣豈必拘於五家五比以成伍兩哉
○又曰近日通儒皆暢辨井四之法通行無異則
田法以四起數固鄉遂都鄙之所同矣至于居民
之法以五起數由五家積至千萬家安見鄉遂公
邑之與都鄙有異法乎管子之法制鄉則五家為
執積至十連為鄉制鄙則三十家為邑積至十縣
為屬皆以五起數蓋本先王之法變而通之亦可

見鄉遂公邑都鄙地邑民居均兼異法矣

按賦出于田田制既通行乎畿內則軍制亦通行乎畿內豈惟畿內推之九州侯國之制皆同程氏以五家為比所以綴民居四井為邑所以制田賦民居之數定則軍旅行列之制亦定縣師職會其居人之卒伍其一證也田賦之制定則更番調軍之制亦定中秋治兵鄉遂郊野師都各載旅物而至其一證也備稽則可任之丁夫不據多以時村練軍實人人皆勝兵也故曰起徒役軍旅每家以一人為卒其法通行乎遠近內外也徵發則趨趨之武夫不在象更番節其勞遊兵出出而民不擾也故曰甸出長數合六十四井而出一乘其法亦通行乎遠近內外也田制軍制相為經緯以此說經不相齟齬故備錄之以佐觸發云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

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五伍之法每家一人爲正卒言也此悉數人民戶口而總計其可任者爲羨卒言也毋過家一人指五人爲伍者也其餘爲羨通指可任者也田與追胥竭作雖日所役近爲時不久亦欲人人習于武事隱有不可犯之勢焉其寓意深遠矣 賈疏謂六鄉每家出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爲上劑致甿六遂每家出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爲下劑致甿謂之饒遠夫羨卒即餘夫也特對正卒言則曰羨對一人言則曰餘夫耳鄉遂皆然何嘗專厚于遂乎 大司徒辨地有九

等通九州之山林川澤邱陵言也若就每州可耕
之土分之大概不過上中下三等而已計口受地
則口衆者受之肥田口少者受之瘠田極人數之
多家十人而止矣極人數之寡家二人而止矣舉
其中惟六七口之家最多故自七人而上者皆受
以上地自五人而下者皆受以下地而六人之家
則概受之以中地經文本明白注謂舉中以明上
下其說可通如賈疏分析言之則鑿矣鄭氏鍔疑
之是也然謂鄉遂邦國都鄙受田之法有四節則
非蓋不易卽上地也一易卽中地也再易卽下地
也合之遂人大司馬彼此皆同上地食者三之二
卽遂人之田百畝兼五十畝可任者家三人卽此
之家三人也中地食者半卽遂人之田百畝萊百
畝可任者二家五人卽此之二家五人也下地食
者三之一卽遂人之田百畝萊二百畝可任者家
二人卽此之家二人也土均之法通行乎天下無

遠近內外一也何嘗殊于遠而厚于近乎不悟前後互見詞有詳畧乃謂先王之厚于鄉將以蹔內于公平正大之意失之遠矣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敎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

政教戒禁一事也詞訟賞罰一事也政教者道之以當如此戒禁者禁其不當如彼也詞訟必有枉直直者在所賞枉者在所罰犯命者犯其政教戒禁之命也誅以警衆又不但罰之而已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望溪先生曰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而有大故則司徒致之何也諸子掌其戒令糾禁而修業仍於鄉學也于諸子曰羣子以合諸學合諸射合諸喪祭賓客而言也于小司徒曰餘子各據其家而言也與士竝舉則曰庶子言各有當

也按已上皆賦大司徒教人民之事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春秋傳井衍沃牧隰皋衍墳衍也沃沃土也隰原隰也皋皋壤也四者皆瘠土故可井而以牧濟之乃通而不窮遂人所掌有田有萊田即井也萊即牧也以田與萊相參者爲率倘遇瘠肥之壤則專授以田而萊可不參遇磽确之壤則專授以萊而田亦可不參蓋以井屬之田牧屬之野隨地之勢因土之宜極之山林川澤邱陵凡遇穀墨皆可栽長補短以井牧之制行之此山農澤農所由來也必按圖而索之刻舟而求之則室俟而不可通矣　望溪先生曰注以此節爲采地

田制異乎鄉遂非也井邑邱甸縣都以田數計之而出稅法也溝洫澮川以經界言之而以通水道也遂人曰十夫有溝者以定經界故并計所占之地也井間之溝溝上之畛以及八家之場圃皆取于所加百畝之中且四井爲邑量地制邑亦必取于四井之中非每井而加百畝勢不能備然則遂人所謂十夫即經所謂九夫而溝洫澮川之制井邑邱甸縣都之法乃鄉遂都鄙之所同也審矣又曰康成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朱子終不敢易者一則以九與十起數之異也然匠人之法止九人與遂人十夫異耳其有溝有洫有澮有川同也九夫十夫取數雖異而占地大小相去無幾其不可爲以十起數之溝澮者亦不可以爲九起數之溝澮也且謂鄉遂多平曠則最宜于畫井矣謂都鄙包陵麓則最不宜於畫井矣況建國或在中原或阻山澤則鄉遂多平曠都鄙多陵麓之說亦不

可通哉一則以五與四起數之異也然五起數者所以綴民居四起數者所以制田賦二法相爲經緯無內外遠近之異蓋鄉遂都鄙皆有上中下地計室數之多寡以制邑皆以地之上中下爲準何不可通行井法哉且制地授田出稅賦役稽夫家畜產之法見于司徒見于小司徒見于鄉師及鄉遂尋吏之職疊出互備不厭其繁使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經界水道彼此各異是地法之最大宜稍書而詳見者乃竟無一語及此則注說之可疑明甚矣又曰小司徒專掌六鄉而所載乃井邑邱甸縣鄙之制者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大司徒職具之矣故獨載井法以示內而六鄉外而六遂以及都邑名雖各異其地法則皆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積累而區分之也○按井法一而已得望溪先生說折衷之可謂明晳矣後鄭又以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

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
三百二十四夫治洫推而上之爲縣爲都爲同無
不皆然後鄭蓋以小司徒與匠人皆言九夫爲井
而積而累之句都之數與匠人成同之說不合故
曲爲是說以合之然五溝自匠人爲之其制已成
不過爲修治而已考稻人職以人溝蕩水以澮瀉
水以作田則治溝洫與治田本是一事下地如一
此平土可知何至六十四井之田而一歲免其四旁
三十六井之田稅分治田與治溝爲二事惟王氏
與之謂匠人法卽司馬法皆象山林城郭以十起
數所云方十里成百井方百里同萬井者特舉成
數而言小司徒則專以穀土爲言故同而不同耳
此與王制三分去一之說合會而通之則小司徒
匠人之說合而班氏漢志之說皆無不合矣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大司徒職
于王識日

制其畿封于侯國曰土其地制其域于都鄙曰制其地域而溝封之皆所謂分地域也其事旣詳于大司徒故小司徒約言之辨其守即大司徒之奠地守施其職即大司徒之分地職平其征即大司徒之制地貢合上二節皆貳大司徒經土埊之事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

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狥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此與上須比法受比要相備○小司徒所以貳大司徒者亦惟土地人民爲大而文意皆相承大司徒須士農工賈之職定比閭族黨州鄉之制未言其所以稽而登之者若何也小司徒則歲須比法以時入其數至三年而復受其要則几九比之之內其家之貧富民之賢否戶口之衆寡畜產之豐耗器用之完缺皆犂然于胸中而政教徵令所以斟酌調劑者無不盡善矣政教所該者廣故徵令言之惟軍法役法二者軍則五伍相承而極

圖結之勢役則舉家一人而有寬然之樂觀于徹令之善而政教之善在是矣人民之事既詳次乃及土地之事太司徒以土宜之法任土事而所以任之土地者亦未言也小司徒乃經之土地而相其宜可井則以井任之可牧則以牧任之井牧相間自一夫以至萬夫推而九州之內無不闢之萊無不耕之土然後以土均之法制地征令貢賦而凡載師之任地草人之土化上稻人之作田閭師縣師遂師之徵斂賦貢皆統於是矣惟制畿封國設都鄙之法已盡于大司徒故不復贅言之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

聽其獄訟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敘秩常也敘次序也主祿賞言則因其才之高下事之成否而次第之使不參官伯所謂月終均秩歲終均敘是也主作事言則事之大小各有常度功之先後各有次第此經令作秩敘里宰治稼穡行其秩敘是也

大祭祀羞牛牲其茅蒩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

空執斧以涖匠師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　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國與野對言則國謂國中野謂國外四郊亦野也與下鄉大夫國野遂人掌邦之野同）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正歲稽其鄉器

比其吉凶二服閭其祭器族其喪器黨其射器州其賓器鄉其吉凶禮樂之器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國野之征舍早晚不同鄭注與陳氏深之說似牴牾

細思之實相足盡往謂國中役者少野役者多以人言也陳氏謂國中役多野役少以事言也惟國中之服役者旣少而役事又殷繁此所以征之宜遲而舍之宜早也惟野之服役者旣多而役事又少此所以征之宜早而舍之宜遲也○征事指力役疏亦云所征稅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鄭解冢宰九賦引此征謂口率出泉非也

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

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主皮解見儀禮鄉射與白矢之解不同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長即九兩之以貴得民者三百六十之官是也治即九兩之以治得民者鄉遂之吏是也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國有大故則令

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三年大比

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一命齒于鄉里里族猶齒之況父族乎再命齒于父族則鄉里不敢與之齒矣三命即父族亦不可與之齒矣倘異族者爲賓介三命者固無不齒矣再命者席位如之何按周官典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儀禮鄉飲酒設遵席三命者如賓禮再命者如介禮皆位于賓東卿三命大夫再命儀註詩諸公孤卿也孤四命再命者齒

于異族之爲嬪介者儀禮既有明文矣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禁戒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書德行道藝于正歲而糾戒于四時之孟月吉日同一瀆灋也而勸戒不同何也亦互見其義而已矣抑孟月用周正則建子之月受教法而以上命悚動之利于徵戒至夏正建寅之月旋旌其善所以鼓舞之于後其序固當如此與四孟日四時建子固孟春之月也其攺時又可徵矣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孝弟睦婣皆質性之厚者加之以學則道藝交修德行並進日新月盛而不能已矣春秋祭酺亦如之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聯法自比始而成于族軍法十夫有長百夫有長千夫有長賈氏疑入軍時相并其說無可疑至族與族復相聯則重在平日恩義交孚憂樂與共如管子所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祭

祀同福死喪同恤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是也勝法于族師詳之推而五百家至萬二千五百家皆以是推之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歲終則會政致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敬敏任恤卽于祭祀役政喪紀驗之如祭

祀祿役政勤則敬敬可書矣喪紀相助以力賙以財則任恤可書矣

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　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令社稷之職凡有職于社稷者皆封人令之蓋封土以爲社稷壇壝是封人首事而饑

牲封樹次之丑祭祀喪紀賓客軍旅飾牛牲又進
類及之坤爲牛理以義起也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之豚歌舞及毛炮之豚凡六牲皆封人歌舞之可知豕之有豚如羊之有羔所以爲羞者歌舞及之則無弗及矣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大鼓如雷霆路鼓爲享祀賓客之樂與鼛則軍旅田役用之四金則皆師田用之首及節聲樂卽繼以和軍旅正田役此鼓人職所以屬之司徒不屬之宗伯而次于比閭族黨州鄉

之後宮兵于農金　鼓乃三軍之號令也

教爲鼓而辨其聲用鄭氏鍔謂教鞞人爲之康成謂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又辨其聲所用之事如康成解爲字字義未晰鞞人能冒鼓至鼓制大小不同其聲之急緩頓異鼓必有謂如魯鼓薛鼓見于投壺者之類鼓人皆習之故以其制授冒鼓者使爲之鄭氏鍔之說似可從

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鐸以通之于始鐃以止之于下終鐲以節之錞以和之于中間序次秩如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此與鎛師聯職者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日野舞所以別于大司樂國子之大舞小舞也然則舞師不與大司樂籥師相聯職明矣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用騂用黝及各以方色言其所當用者如是也毛之者先時選擇其毛色以俟臨時用之也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用牷物則非尨但不必取定于騂若黝耳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國之政令如賓客軍旅喪紀皆

是不但祭祀也牛與馬同為伏牲所需用者孔後特設中士之官掌養之與牧人充人專養祭祀之牲牢者不同次于牧人之下者以牧人兼掌六牲以共祭祀不當以牛人越于其前耳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

饗食賓射亦賓客之事積膳在未入館以前之牢禮膳羞則在入館以後之牢禮見賓客之需牛多也

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

牽徬皆繩也繩在前者謂之牽繩在旁者謂之徬如凶禮喪車之引與披皆因其用而名

之耳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受之牧人或云受之牛人非也牛人受牛于牧人牧人辨其物色之中犧牲者使充人繫之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碩牲猶云奉牲以其告神博碩肥腯故因而名之禮之節也康成解贊爲助王持牛紖義長或謂如封人之歌舞牲亦非也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

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廛民居之通稱許行曰願受一廛而爲民市肆亦民居也故同謂之廛里居也孟子曰收其田里合而言之皆宅也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所謂五土衆山陵林麓川澤而載師所任則平衍之地爲多平衍之地可任者有三一曰宅居二曰田疇三曰園圃田疇最多園圃次之宅居又次之三者缺一則民無以爲生載師必相其土之所宜以授民而所授者爲三農園圃之地職故他官衆言地守而此不及之以衡虞等各有所司他

郊甸稍縣都非無廛里而曰以廛里任國中地者
舉其多者自王城起也場圃園地叙于國之下郊
之上蓋即以廛里之隙地爲之且附郭之壤與焉
故下文制賦同爲一類亦舉其多者以校其餘也
宅田授宅者之田謂農田也次士田次賈田漢書
謂士工商授田五口當農夫一人故次于農田之
後三者之田皆自耕者公田則包乎其內自近郊
始官田庶人在官者之田賞田賞賜之田牛田牧
田畜牧之家所受四者之田皆食其稅者私田則
包乎其內自遠郊始此亦舉其多者而言自公邑
以至縣都之田之家不外此數者可不須臚列故
第日公邑之田家邑之田云云也陳氏傅良曰廛
里不獨國中有也宅田士田賈田不獨近郊有也
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不獨遠郊有也舉王城四郊
以例其餘耳若泥定官田在遠郊彼官府之吏遍
王畿之內倘在五百里之間豈可受田于近郊遠

郊乎可謂洞悉經營矣詳此職重在經畫土地賦民田宅宅以爲居園田以爲食故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大司徒土宜以任土事小司徒井牧田野以任地事皆治其要至載師則治其詳而以待政令與天官冢宰之九賦相聯國中園地即邦中也近郊遠郊即四郊也公邑即邦甸也家邑即家稍也小都大都即邦縣邦都也惟關市掌之司市司關山澤掌之山虞澤虞非其所徵盡王徵千里以內之地載師任土所宜以授民宅而數之稼穡樹藝然後以時徵之司會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正謂此也○廛里即六鄉居民之宅地場圃即六鄉居民之園地宅田至牧田即六鄉居民之田地無疑也後鄉見下言公邑家邑而上獨遺六鄉不得其解遂通計王畿之內若干同畝四郊之內四同爲田若干夫除七萬五千家之外蓋有餘地定受田十二萬家而以廛里場圃至

牧田九者充之夫載師任土物地將以授民也顧舍民田不言而專及所餘之地立言不若是疏矣且廛里場圃既以爲民之宅地民之闌地而宅田已下復舉而屬之官立言不應衡次如是緜此制賦皆與大宰九賦相聯言國中四郊不曰六鄉言邦甸不日六遂者以此耳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園圃毓草木應有稅廛宅蠶桑麻布縷之征出焉故廛與園合言其無征者惟國宅謂官府之宅以別乎民宅也十一者天下之中正賦法不宜輕重不一先儒多曲爲之解以求其合而終不得合望溪先生反覆參考惟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

五三句二十三字爲經之本文以是三者皆非數土而別有地征故特著之近郊三句一十九字則莽歆所增竄之也蓋莽浚民之政皆託于周官故歆增竄載師之文以示周官田賦本不止于十一耳其辭甚辨而學者猶有疑焉或恐上下文有訛誤姑闕之而已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此節當仍賈氏之說里布布縷之征也屋粟粟米之征也夫家之征力役之征也先王授民宅里數之樹桑任以婦事而貢布帛故謂之里布受民一夫之田夫三爲屋三三相任而貢九穀故謂之屋粟先王之時單丁下戶則弛其力役小司徒稽夫家之數辨其可任者任之故謂之夫家之征經之本義蓋謂民有宅則有里布使役之宅而不毛猶出里布

也有田則有屋粟使有田而不耕猶出屋粟也有夫家則有征使無職事而游惰猶出夫家之征也如是而有不毛之土不耕之田不修常職之人亦罕矣故下云以時征其賦賦則布帛粟米力役也大意重在勸民耕桑力作而非如鄭氏重罰以困之之謂至解里布猶仍口率出泉之說則不待辨矣

以時徵其賦徵賦者閭師遂師縣師而以時令徵者載師也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

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上文曰以時徵其賦與載師同而下所列皆九職之貢物則貢之外別無賦可知矣特以地言則曰賦以職言則曰貢耳司會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正謂此也

凡無職者出夫布後鄭解夫布謂算歛猶仍口泉之誣矣曰夫布者一夫之征也無職之閑民雖不受田未嘗不受廛且有身必有役故使之出泉布以當布繹力役之征雖無職仍與有職之民同其曰夫布所以別于載師不毛之里布耳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不耕者已罰之出屋粟矣仍以祭無盛愧

之不蠶者已罰之出里布矣仍以不衣帛愧之罰
之者罰其貨之棄於地也愧之者愧其力之不出
于身也故一屬之任地之官一屬之任民之官義
各有取績者蠶之兼職也樹畜者耕之兼職也亦
以不衰無牲無梆愧之使不遺餘力而讓焉耳○
地官專職惟士地人民二者載師爲司徒任士地
之官屬閭師爲司徒任人民之官屬任土地者何
嘗離得人民而以士地爲主故里居圃圃田野之
不得其宜載師之咎也而有不毛之宅不耕之野
則禁之任人民者何嘗離得土地而以人民爲主
故農圃工商之不得其職閭師之責也而不畜不
拼不樹不置不績則禁之合而觀之自國中至置
地所居者郎農鄙工商之民但使戶力盡則地事
已盡而必分爲二者蓋相宅之利害辨土之肥瘠
其事綦繁而稽夫家之衆寡課民之勤惰或往年
下戶而今年已爲上農或今年顧爲農而明年又

顧爲商各因其能而任之以事其稽核比地事爲難故議師可以衆掌畿內而閭師所掌者僅四郊之人民其分任之者尙有縣師遂師若而人也二哉汪家以爲斂賦之官而不知其尙爲第二義先王之意以爲合天下之土地自足養天下之人民以載師任地則地事與地職相宜矣而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故閭畝任民使民各占一職而民力盡矣且一家之中男耕女織或以農而衆圃或以圃而衆牧耕桑樹畜又各有衆職焉而民力愈盡矣其使之以其職爲貢者不責之於其所爲所以便民而其中又有酌盈剩虛活法如擇農山農農也但以羽毛齒角等物爲貢便可以當邦賦居者斂其皮毛筋骨便可以當曁布民無棄物而公巳足用其命意之深全爲民趣見而非專爲賦斂設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公邑甸地所任內而郊里外而家稍縣都邦國皆有閒田參錯其中故自邦國逆而數之以至郊里變文以見義若順敘郊里以達邦國是縣師所掌地域視大司徒修矣莊謂縣師所主數周天下未指出公邑所以更致後來說經之疑也○鄉師稽其鄉之夫家眾寡及馬牛之物遂師登其遂之夫家眾寡及六畜車輦縣師掌公邑地域故亦辨其夫家田萊之數及六畜車輦之稽三職立文相同皆以佐小司徒行比法也

三年大比則以考羣吏而以詔廢置比閭族黨州鄉有羣吏公邑亦有羣吏其相保相受相及相共之聯法任農任圃任商任工等之貢法必彼此同之蓋六鄉六

遂之法通行于邦國都鄙而公邑可知矣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鄉師田役軍旅會同皆帥民而至遂人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此鄉遂徵發掌于司徒而聽于司馬之證也縣師掌公邑故凡有兵役亦受法于司馬復申之曰會其車人之卒伍則更番調發與軍旅行列皆包于其內舉公邑而鄉遂都鄙該之矣○莊渠魏氏謂縣師掌天下兵賦非也都鄙蓋泥稍人職受法于縣師因有此解豈知縣師掌稍中公邑稍人掌邱乘徵令則公邑徵令自應稟命於縣師不得以此爲縣師掌天下兵賦之誕矣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縣師掌餘地閑田其地之廣狹田之肥磽知之既悉故司徒造都鄙縣師必佐之經畫量其地卽以室數制之又必辨其物者如司徒辨不易一易再易之土然後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也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閭師以時徵四郊之賦縣師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遂師經牧其田野以徵財征故次縣師于閭師之下遂師之前所謂貢卽貢九穀草木云云也不云任其力者徵其貢卽以其力之所出不言可知矣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待猶大府以九賦待九式之待雖因其地之物以待其地之事而彼此實相流通如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而下又云賓客共其道路之委積可驗道路委積凡國野之道皆有之其所以待賓客之需則儲於郊里耳餘可推○委積即九式之財用待賓客凶荒即賓客之式凶荒之式也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

力政此文與大小司徒相應蓋彼職要而此職詳也先言均地守地職而後言力征者凡力征以歲上下均之二者相因故末云凶札則無力征無財賦

凡均力征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三年大比則大均小司徒三年則大比均人佐小司徒均地守地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至人民牛馬車輦之力征特其中之一耳先儒以均人爲專掌役事之官過矣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

本保氏養國子以道道者理之散著于儀文容止之間小學之教也至入大學師氏乃教以窮理正心是性分之不可易而天命之本然也以其純粹至善無以復加故謂之至德先儒嘗云大學之敎乃從小學上點化出精微來非保氏敎道藝于先師氏亦無從而點化之而非師氏詔以直探本原則亦安能從容順應行所無事哉二日敏德以爲行本敏德者自强不息天行之健也纔不打起精神便閒斷歇絕故日以爲行本三日孝德以知逆惡孝順德也一舉足不敢忘一出言不敢忘推而斷一樹殺一獸尚惻然不忘何逆惡之有乎知字不容易如全身血脈流通一剌着肌便覺得疼敎三行一日孝行以親父母二日友行以尊賢良賢良望溪先生謂同學中德行道藝秀出者於友行

合數三日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師氏掌王朝王聽治皆在左右於國事之得失最詳且雖師舉以教國子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游倅也以別乎適子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宿衛之最親近者以四夷之隸守之盛時懷遠之風天下一家之化可想見矣

保氏掌諫王惡董子云積善如長日之至而人不知積惡如火之銷膏而人不見師氏保

氏日在王左右隨時納忠隨事救過日變月化而不知爲之者以師保名官固爲早諭教而設然亦兼有防護君身培養王從之深意存焉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六書當以形聲二項分看象形形也形不可象則以事明之事不可指則以意會之而形之情狀悉矣諧聲聲也雖非本字之音而展轉相生則轉注亦聲也且不用轉注而假借其音以生義亦聲也而聲之變化見矣象形字學也諧聲音學也音學從字學生出至本朝顧寧人音學五書而大明乃敎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

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巡則無所不到問則無所不諮觀者觀其所由察者察其所安直貫到以行赦宥任與司救以節巡國中及郊野皆不時周爰諮諏如今之提學巡按官行部督察校考是其專職也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司諫誘掖獎勸之意多其職如師氏之詔徵以孜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司救激厲義抑之意多其職如保氏之誅惡太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師氏保氏亦教國子弟六鄉六遂之吏掌教萬民而司諫司救亦教萬民師保之官主于教太子王子妙選公卿大夫之賢子弟與之同學蓋自其少時而教之者也司諫司救延問而觀察之補鄉吏之所不及而策勵萬民使之日進而不能已者也合貴賤長幼範圍而甄陶之不遺餘力記所謂能盡人之性者歟○文王世子載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觀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而世子不及焉蓋世子亦國子也國子果德進行修世子可知矣即抗法于伯禽之意也司諫司救之教民豈能有加於三物六行之外蓋設比閭族黨州鄉之吏所以勞來匡直而輔翼之者也司諫司救則又

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之者也其職在此邪于未形而復糾摘其隱微深錮之病懲創于旣往而復激發其悔悟深切之衷合童牛之牿與豶豕之牙交爲勸誡焉名官而曰諫曰救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者也其旨深矣

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

罰或用鞭或用撻如閭胥所掌者是也司救之職止于誅讓讓至于三而不改則令閭胥鞭撻之至于三猶不改則歸于士然且恥之勞之歸于圜土困苦之而已未遽傷其肌膚凡以云救也罰之者閭胥也加明刑坐諸嘉石納于圜土者士也而自司救之誅讓始故究其終而言之蓋與閭胥士師相聯事之官也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凡歲時

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或日譬或日難者自被殺傷者之家言則其慧不可解故日譬自殺之傷之者言則事出于無心不幸有此若過灾禍然故日難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殺傷過誤必先以其地之民證之故仍以其民和解之蓋昏友相勸譬其言易入或有反覆則衆交病之其掌之調人而民不敢與者惟勿使之相近而辟之之法耳故下文以凡和難另起然以者能左右之之謂則仍出自調人也鳥獸與人貴賤雖不倫然小民所重者財物每見鄉里以小物而釀大獄者甚多又

當和解之于早或以鳥獸之蹝觸人致斃者爲解
於文義究未順不如汪說爲安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
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
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
而以執之 如當辟之海外者第辟之千里外當辟
之千里外者第不同國故謂人使被殺
者之子弟執之以瑞節與其地之官長爲信也若
同國而不辟則執而治之不用瑞節矣由是觀之
讎人生爲異鄉之人死爲異域之鬼死者生者俱
得以少慰孟子答桃應瞽瞍殺人之問曰竊負而
逃遵海濱而處卽
周公之意也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成之者民也使之成不可成而先動則書而誅之者謂人也此亦諧和之一事果鬬怒者稀則過誤殺傷之難漸省矣

媒氏掌萬民之判夫婦無別則亂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故不日掌萬民之合而日掌萬民之判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

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illegible]柳公綽宋范文正治內有男女早失父母年荒家寒過時不能昏合者為備資裝使之完聚卽周官媒氏遺意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娶妻納幣兼言嫁子何也昏禮使者納徵致辭曰某有先人之禮束帛儷皮使某也請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敢不承命是女家與男家同之媒氏掌男女之判合故兼言嫁子禮也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以召南行露野麕之詩徵之亦恐強暴之徒藉速訟以汙貞女不使宜露所以全女子之貞非但中冓床笫之言不可道

祀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

九者皆市政之大者而次敘分地尤爲市政之綱故司市專掌之其餘則市之羣吏分掌之而稟其成分司市焉量度成價質劑結信質人職也禁物靡禁詐偽胥師賈師職也禁虣去盜司虣司稽職也陳肆辨物肆長職也行布斂賒泉府職也外而司

門司關掌節雖不專爲市設而皆以譏往來通貨賄所謂以聯門市以璽節出入之者也此下復因九者之意申言之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上所理日治下所爭日訟如經市平市以至去暴歛賒皆市官所應治之事訟則百族商賈負販以曲直質于官者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凡萬民之

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

敘即思次介次之敘也市師涖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小治小訟既各于其次矣凡萬民之有事于市者亦各歸其地分如有治訟發于某次之敘則各于某次之市官聽之事有分屬則事無留滯官有責成則官不旁諉下文凡得貨賄六畜亦如之亦謂于某次得遺物即于某次之市官收之也合上節皆申次敘分地經市之事辟布即行布也以流通言謂之行以開通言謂之辟措商賈之阜貨者也量度所以成價徵價也市中商賈買價者爲多故次第及之以概其餘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

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
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
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
刑小刑憲刑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
于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
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賞其賣
儥之事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掌稽市之書契市中有賣買亦有取予聽賣買以質劑聽取予以書契質劑既以期日治之矣有以取予致訟者亦質人稽之從其類也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

廛人掌斂布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絘布輸自胥師總布輸自肆長質布輸自質人罰布主之司市而輸之者胥四者皆斂自他職而後

入于廛人惟廛布則廛人本職之所斂也故後言之明以是為主也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斂而入于膳府猶之斂而入于玉府皆以當市之廛布也在民無棄物在公已足用一舉公私兩得焉此與泉府斂市之不售者同而義全別蓋泉府所斂者以待不時買者此則以供王膳飲之需耳注恐誤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小刑中刑大刑皆所以禁民暴亂爭訟故曰刑禁憲如布憲之憲胥師所掌二十肆徧傳之易也

察其詐偽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

而斷之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司市職日展成奠賈此日展其成而奠其賈交義更分明展如展幣之展先視其物之良善而後定其賈之高下倘物不成則價不爲之定矣相承立交

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恆賈何以不掌之司市而掌之賈師凡物皆有一定之價賈師能辨之不爽錙銖非強抑之也四時之珍異亦如之

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自泉府外未聞國有賣儥之事此蓋與泉府聯事有賈師佐之斂滯貨滯物而物有恆價公私交得所謂抵也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鬬囂鬬而讙也虣亂若今時刧物者陵犯權據不避尊長也屬遊飲食羣衆嬉遊因而飲食市肆也者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司虣之所禁者顯而易見故主以十肆司稽之所察者隱而難知故主以五肆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刑而徇于市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

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不正指坐作出入而言於其微者猶襲之則頑恭籌竊之徒望而氣歛矣○司虣十肆一人憲市之禁令蓋貳胥師憲之也司稽五肆一人巡市而察其犯禁蓋貳司虣察之也胥二肆一人執鞭度而巡其前蓋貳司稽巡之也立文皆相承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市師胥師既聽其治訟凡弊以刑者必下於胥使刑之獨舉扑撻之者憲與徇從可知也罰有罪必使胥者胥二肆一人刑戮各于其地之敘也○質人使犯禁者舉而罰之胥師察其詐偽飾行驚慝者而許罰之胥撻戮而罰之古人聽扑之刑可入金以贖自唐虞以來未之有改也惟司稽執盜賊以徇且刑之不言罰盜賊爲害于市尤亟不許其贖所以請市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

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周官十二職事日服事凡服勞服役皆用其力也蓋民自相貸則有息貸于官則服國事以爲之息陳氏之說得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國事用財泉布爲多泉府不但斂市布凡司市

作布木泉府作之故國事財用取具焉此蓋與外府聯事

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內其餘注謂納於職幣并也職幣蓋斂用邦財者之餘幣與泉府不相聯事此所內蓋納諸大府也大府職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今觀廛人掌斂皮角筋骨入于玉府珍異入于膳府其無財物而出布者則斂而入于泉府泉府至歲終計一年之所入幾何其出而斂市之滯貨者幾何有餘者則皆納于大府大府則頒其財于受用之府總而計之皆關市之賦非幣餘之賦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

孤二語相承立文王氏應電之說似合方師謂門市相巡舉之使受罰于貨人是也貨人所罰之布多端惟此一項用以養孤老既可杜商賈違禁販物兼可以其財恤窮民無告者而非有利之之心存也正見立制之善或疑老孤至衆恐所罰之財未必能給則遺人原有門關之委積在不必代爲之應矣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 注謂征廛各有稅方師謂征廛卽廛征也不應既稅其貨賄于門復

稅之于關其稅于先王恤民之政令當入思識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所罰之貨賄將於何而用之或與司門所罰違禁之財俱以養老孤獨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言出之而不言入何也正以明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事爲自外入者言也貨賄自外來者未有璽節司關以節達之司門司門達之司市故曰聯也自内出者司市比爲之節今欲達之四方司關吏加爲之節并以文書輔之行欲其無阻也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有外内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内之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注以珍圭牙璋穀圭等爲邦節羣儒多非之按大行人王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瑞與節自是兩項以與瑞之職與掌節之職混而一之於義未安且此句爲下數節之綱不應另解羣儒辨而正之是也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同一節也王命之守邦國則用玉命之守都鄙則用角自此至旌節其用不同所謂辨也非節則不能通達於天下故曰以輔王命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

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六

遂言之尤詳方師云六鄉未著其有地域溝樹故于遂著之形體兼有城邑在內獨舉縣鄙若百家以下雖各爲聚落而不能皆立城邑惟縣與鄙然後備城邑而爲遂大夫卽于五縣中擇便以爲治所鄉大夫亦如之此說可謂發前人所未發以是推之掌公邑之官曰縣師當與遂同論語謂千室之邑自千室而上爲鄙爲縣皆有城邑遂人掌野以達于畿凡甸稍縣都之體制皆可以遂人之所掌

說之

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鄭注與里宰合耦于耡相合一說興耡者興發野之耡粟旅師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是也蓋途之賦粟入于廩人舍人其有餘者則掌之旅師方歲東作之時民有不足者則補耡之如後世官借種子之類以施惠散利故謂之利甿似比註說更合以時器勸甿以疆予任甿先儒引周頌侯彊侯以以釋彊予甚確蓋田甿雖均受而丁有多寡寡者不足供田事則丁

多有暇力者及爲民間轉移者皆來助之于此見古人不私其力之淳風注以餘夫當之恐誤

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須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六鄉須田不見于經于遂互見之與下文治溝洫皆統言之陳氏○○之說是也親大司馬令賦以定軍轄之衆其法通乎天下乃其分賦之制田舉遂法上地食者賦舉鄉法[illegible][illegible]二者人家而以凡總之則鄉遂二田之萊二之同可見矣○餘夫本義于氏應電得之此詳撥地之法因其初而究其終也一夫受田百畝假令其家有子三人及

其老也長子受父之田代爲正夫其餘二人皆爲餘夫至有室之後官授之廛及田萊嘗與正夫同故曰餘夫亦如之也于遂然于鄉與都鄙何嘗不然其與孟子不合何也孟子所謂二十五畝據未授室之先言也經所云亦如之據已授室之後言也然則所云餘夫者就長子庶子立文非對正卒羨卒立文明矣浮蔺餘夫奇受一廛所以厚遂甿謂正卒之外一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爲饒遠後備不安其說解亦如之謂亦如其萊於義愈晦矣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劝爲日凡治野以達于畿明自鄉郊至縣鄙皆用此

法以治之也野對郊則爲甸稍舉則可縣鄉郊鄉
師以歲時巡園及野鄉大夫野自六尺以及六十
有五皆徵之則場郭外亦可通謂之野矣○鄭氏
樵曰詳考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今
畫爲圖以示之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
舉一端而言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
一溝直一列九井計九箇溝橫一通一洫是十夫
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
洫而爲一成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
孔爲一成中有九洫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
直通一大澮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爲九萬夫
之地合之匠人所云成閭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
閭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
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嘗有鄉遂都鄙之
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四
方言之故只一同耳○黃氏度曰後鄭以小司徒

注計若干井出稅又若干井治溝洫及澮今以遂人職合匠人職言之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井蓋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地居一夫而井實得一十夫之地也自十夫積而至十萬夫皆十除其一者九夫共得一夫之地以治遂溝徑畛且有寬餘之地矣其餘洫澮涂道爲地可計百夫之洫爲地十七畝有奇涂如之積而爲一成十里爲百夫者十洫涂之地三夫半而已千夫之澮三十五畝有奇道加澮十一畝有奇道爲四十六畝而已積而爲同百里皆以十除其一通計之又安用許多人治溝洫及澮如後鄭所云哉○按周家井田之制散見于小司徒遂人匠人其說似異而實同得鄭氏黃氏鑒鑒言之毫無疑義後儒補前儒所未逮此類是也故備錄之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

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惟大喪帥役稱六遂蓋六鄉之衆庶屬六引六遂之衆庶屬六綍而甸稍縣都之民不與焉其餘稱野役野民與野牲野職野道俱不指出六遂皆兼甸稍縣都言之歟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

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以時登二字直貫到聽其治訟止戶口登耗隨時變易必隨時稽之登之辨其可任役事者幾人以作役事則勞役適均辨其地可食七人者可食六人者可食五人者幾等以徵地財征則賦入悉平方師謂人數有增減則耕地宜互易是也合觀地官於稽夫家衆寡或職其要或職其詳不一而足盡不校比則弊生待其弊生而役校比必當一大更易一番則民不勝其擾惟隨時而

爲之大小相承彼此互檢習爲故常王道蕩平於
茲可見○小司徒經土地以井牧田野以任地事
令貢賦即此之經田野周知其數以徵財征也參
互之而鄉遂都鄙田制之同也決矣疏謂經牧其
田野與小司徒文同是也謂遂人兼掌采地故有
井田法非矣○日辨其可任者文日周知其數而
任之遷與載師任地
閭師任民相關照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

其時事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曰國祭祀則與野之
祭祀有分矣遂師與遂人之治在野或當祭祀居
期至國中聽大宰少宰之誓戒歟或遂師與遂人
同掌遂之政令而其治即在國中與方師謂遂師
承少宰之誓戒而審之以戒其屬與民審者聽之
詳也不親承誓戒何可謂之審宜更人思議共野
牲另一時事所謂誓戒者前期之十日也審其誓

戒乃共其野牲不已後乎入野職野賦于玉府王氏詳說引山澤之農以骨物亦當邦賦解此句甚確由是推之澤虞祭祀共澤物之貢卽遂人之國祭祀令野職可知矣圍人祭祀共生獸死獸之物卽遂人之共野牲又可知矣遂中包有山林川澤園圃藪牧故亦遂人與遂之師掌

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葬事下窆繼以反土故云共丘籠終其事也及者因此及彼因丘籠及載蜃灰之車從其類也如解蜃車爲柩路不獨先後失敘且柩路至尊之車也而以丘籠及之可乎王氏應電之說似比注優

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敎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六遂以外四等公邑縣師主之家稍縣都其長主之凡有地治者之政事不致之於其手而致之於遂大夫無是理也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鄰長凡邑中之政相贊則民之所聚皆可稱邑而所謂爲邑者指遂大夫之屬官明矣註恐誤

正歲簡稼器脩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

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遂大夫掌六遂其職曰簡稼器修稼政縣正掌五鄙其職曰趨其稼事而賞罰之上之致意農務如此田功所以日修也然所掌之民至多豈一手一足所能周及觀鄙長職歲時簡器趨其耕耨里宰職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則鄰長可推矣自鄰長里宰課督田功始等而上之互相推促而遂大夫縣正提挈于上復以誅賞隨之于後崇墉比櫛比戶可封豈虛語哉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

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有酇長稽女工則閭師黜

不蠶不績之罰亦備矣方師曰女功之勤惰吏得而稽之則婦姑反脣家人詬誶之大惡不禁而自弭矣此成周之法所以止邪于未形而與禮相貫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

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旅師與遺人聯事以所云平頒其興積即委積也遺人第言施惠自而旅師兼言散利交互見耳掎遺人所掌委積野鄙待羇旅外其餘皆以恤艱阨待凶荒待賓客養老孤于施惠居多而旅師所待者羇旅兼有新甿在内若一施一惠遍惠之亦難爲繼矣此春頒秋斂之法並行而不悖者而非王氏青苗之所得藉口也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新甿卽比長鄰長職所云徙于他邑從而授之者有旅師聽其治所以無流徙之苦而有安宅之樂也

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

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 注疏分鄉遂都鄙而二之因請兵制亦然鄉遂家出一人

小司徒五家為比五人為伍是也都鄙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一乘小司徒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是也所以然者鄉遂之兵用以衛王都鄙之兵用之征戍或多或寡節其勞逸無不均也其說辨矣然嘗考之夏官大司馬之親掌六軍蒐苗獮狩所以習戰而大雅常武之詩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則鄉遂之兵未嘗不與征行也分軍制而二之與分田制而二之其失均矣五家為比五人為伍者其意在于平居相親愛則臨難相捍衛閭結之制自宜爾非日專以衛王故家出一人也四邱為甸甸出一乘者其意在於卒伍造發則民力不病車甲更番則民財不傷彰怔之意自宜爾非日都鄙之制如此而鄉遂不如此也詳見小司徒職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

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司馬所謂在公邑則稍人之賞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

以縣師掌四等公邑而稍人佐縣師令邱乘之政令也知新鄉掌公邑采地官有等師遂師者師執官有縣士家士縣士縣士三司而家聽于朝封國中一甸郊二甸觀之則縣士所掌者正公邑之地以外官例地官故知縣師所掌為四等公邑之地無疑也知稍人與縣師聯事者稍地有家司馬掌地之政令故知采地之外稍人所令邱乘為公邑也若都家之調發則都家司馬職曰掌都家之衆庶車馬甲兵之戒令以

聽于國司馬無爲復受法于縣師也注恐誤

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余聚以待頒

賜凡待賓客者取之于稍聚待羈旅者取之于甸聚非于稍待賓客于甸待羈旅也獨言羈旅賓

客者掌客禾三十車芻薪倍禾賓旅所必需故聚

以佐遺人也若恤艱阨養老孤敎凶荒所重者米

粟而已芻薪藁秸民間自能求之集待委人共之

矣余作餘汪拮縣都畜聚之物而獨以共頒賜於

義未愜不如臨川吳氏

作稍甸之餘聚較安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

共其薪蒸木材上言所待此言所共而共之必以大宰所頒之式灋也九式一日祭

祀二日賓客三日喪荒獨云喪

紀薪蒸木材非饑荒之備也

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其野委兵器與其野圍財用軍旅用廣故公邑家稍之委積並蓄以待供又供億事繁委人不獨供芻薪且佐遣人共其委積如注解則經第云軍旅供其芻薪足矣野委兵器與野圍財用對舉謂共野委中之兵器野圍中之財用也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非用大師亦軍旅之類館人助捍掫焉其兵器則委人共之也野圍禽獸之所聚如共其田獸以佐餼牽之類注謂藩羅之材或其中之一耳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地征即此職所云平土地之政也曰以作民職即此之地守地事皆在其內曰以令地貢即此之地貢也則壤成賦王者所慎故既設均人復設此土均土均次于六

遂之後者自遠郊而外爲地益廣山林川澤原防衍沃高下肥瘠曲折不同必土均均之然後草人以下諸官乃能部分所治而各張其職焉自此以達之畿外莫不皆然蓋日制天下之地征而非如鄭注所云專掌邦國都鄙遂不及六遂公邑也此職蓋與均人聯事均人次于六鄉官吏之後所均者六鄉爲多土均次于六遂官長之後所均者六遂公邑爲多而法則通行之天下不言力征者旣詳于均人則此職可畧亦互見法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

凡騂剛赤緹九等之土其色若牲草人皆能辨之故能相其宜而爲之種倒糞種之丈于下者爲之種而後糞語序當如此○種與土宜一意裘骨汁糞種以化土丈一意土化則種登與土宜兩意初是一意故專而言之曰掌土化之法以周知五種之名與所宜地有司稼之官在也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檻用蕡輕爂用犬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

嘆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葦事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事王巡守則夾王車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時斬材卽斬陽木陰木必以其時也民與官同之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乘上斬材有期日而言或國家有興造所需材木必經大匠掄擇而後中選在于陽木陰木季材之外者又不可拘以日期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亦兼官民而言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川衡需徒其多者至百有二十人使之共川奠推之山虞其胥徒甚多亦以供材木之用不但巡視而已也此與天官獸人鼈人臘

事者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九兩藪以富得民貝珠璣除入玉府外皆與萬民同利其利君無貪焉必自澤虞頒之而後吏不敢擾民不得爭也故立文與上三職不同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凡旗上皆有旌文互見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

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此與迹人獸人皆與山虞聯事者山之所產禽獸寶藏其利視材木為多故特設此二官以司之不與民妄取而實與民同利不言頒其餘于萬民者已見之于澤虞夫蓋金玉之與珠貝禽獸之與蜃蛤其為國之寶貨均則推而與下同之亦均也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物其地謂辨土色以別所產如管子言上有丹砂下有黃金上有磁石下有銅之類巡其禁令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予之齒者去其角故

或徵齒或徵角而骨物則百獸皆有故以凡該之

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縛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掌葛與掌皮對舉中古木棉未入中夏葛之爲用甚溥或精而爲絺或粗而爲綌皆視其材而征之及其成布也均名曰葛故以凡葛征概之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月令季秋草木黄落乃伐薪爲炭仲夏令毋燒灰故雖微物亦必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其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茶之見于詩者有三一曰苦茶亦名苦菜谷風詩誰謂茶苦是也二曰蔞葉良耜詩茶蓼朽止是也三曰英茶乃茅草秀出之穗東門詩有女如茶是也掌茶所聚者英茶而已○自掌染草至掌蜃皆不言徵之何人以角人巳下例之其徵之於山

農或澤農可知也亦有居山澤而無田可耕者則以作材爲恆業與農圃工賈之屬均宜有職均人土均所謂地守閭師所謂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角人已下諸官皆徵之以供官府之用故角人至掌葛言徵之山澤之農而掌染草至掌蜃不言欲人知所徵者尚有地守作財一項人在也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天官甸人已供果蓏而此復云者甸人所供専王宗廟之薦場人則兼及於賓客共所共觀甸人爲多也享亦如之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

穀邦用廩人所掌者穀數以歲之所入穀數與萬民食食核之人四鬴為歲之上人二鬴為歲之下由上而及中出下而及不能二鬴則下之下矣於歲統言之於食析言之其義一也歲上則邦用足藏其餘以待用是治年之豐也歲下則邦用不足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是治年之凶也下節串　解上節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大祭祀則供其接盛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其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種稑之種以

共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歛灋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歛法然後稟人司穀入之數以歲之上下韶國用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亦如之

稾人掌共外内朝冗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子共其食掌豢祭祀之犬

石谿讀周官卷二終